

# 自选集

韩少功◎著

韩少功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选集系列—

海南出版社

……这一个选本，  
让我有机会寻找自己遗失了的过去，  
……我别无选择，  
只能接受镜子中每一个生命的急迫和辽远，  
还有庄严和无奈。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选集系列一

# 韩少功自选集

韩少功 著

海南出版社 翻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少功自选集 / 韩少功 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4.5

ISBN 7-5443-1218-6

I. 韩... II. 韩...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第 029790 号

### 韩少功自选集

作 者: 韩少功

责任编辑: 刘 逸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鹏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宏伟胶印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2.25

字数: 770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443-1218-6/I·41

定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汉族，现居海南。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后任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1985年进修于武汉大学英文系，随后调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8年迁调海南省，历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等职。现兼任海南大学客座教授。

1974年开始文学写作。《西望茅草地》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飞过蓝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马桥词典》获上海中篇小说大奖（1998），获台湾最佳图书奖（1998）并入选海内外专家推选的“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部经典”（2000）。2002年还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

# 自序

眼前这个选本里，小说与散文都署着“韩少功”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往事依稀，我难以回忆起这些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它们的缺点和优点，似曾相识却足以令我惊讶。它们来自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来自什么样的知识启发，其中有些句子，因何种愚钝或何种机灵竟成了这等模样，都让我有几分茫然无知。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韩少功”所写，那我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决心坚持自己的名字，那它们不应与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纯属另一个人的言说。

出于一种好奇，我想知道这个同名者的一切，很想知道他在短暂而仓促的人生中，怎样在车站出发，怎样在雨夜发病，怎样在大街上疾行或者呆坐，怎样曾经把日子挥霍得不假思索漫不经心，直至某一天看到镜子里的成年沧桑大吃一惊。我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心酸和抱歉。以我现在阅历，我肯定也能挑出他的诸多幼稚、轻率、浮浅以及盲目，在很多问题，甚至会与他展开激烈的辩驳和争论。欧洲作家齐奥兰（E.M. Cioran）想必就是在自己的旧作前，写下了那句话：经过一段特定的经历之后，我们应该给自己改名，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人（After certain experience, we should change names, since we ourselves are no longer the same）。

很不幸，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这样，我们与我们的过去，有一点同名而异实，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勉强共享着一个名字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我们身上的细胞一

一直在高速地更新换代，在生理微观层面万世悠悠；我们身上更流动着一群复数的自我，在不同的生活处境和文化谱系中承领各自的泊位，只是一旦时过境迁，就被遗忘删成了单数，定格于当下这一具肉身，如此而已。

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再次成为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并且在回首往事时投来迷惑的眼光。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没有葬礼的死亡经常发生，没有分娩和啼哭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次次在精神上分身或者转世，并且在回忆中习惯性地冒领过去，即冒领那些同名者——正像我们也会习惯性地远离甚至排拒很多异名者，以为他们与我们了无干系。作为时间的证据，写作将这一切记录在案，让一个人身上众多的自我别后相逢，让这个同名者俱乐部的成员们有近距离相互打量和审视的可能：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这样？这不是说我们彼此可以不负责任，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可能多一份旁观者的清醒——在现在，也在将来。

由海南出版社热情出版的这一个选本，让我有机会寻找自己遗失了的过去，就像拾取一些遗落了的身影，在一面镜子中排列出几乎是别人的模样。

写作就是这样一面奇怪的镜子。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镜子中每一个生命的急迫和辽远，还有庄严和无奈。

韩少功

2004年3月于海口

# 目 录

自 序 ----- ①

## 短篇小说 -----

- 月兰 / 3
- 西望茅草地 / 13
- 飞过蓝天 / 32
- 风吹唢呐声 / 43
- 归去来 / 57
- 蓝盖子 / 67
- 雷祸 / 74
- 谋杀 / 80
- 鼻血 / 90
- 北门口预言 / 98
- 领袖之死 / 104
- 余烬 / 111
- 暗香 / 121
- 山上的声音 / 131
- 方案六号 / 138

## 中篇小说 -----

- 爸爸爸 / 147
- 女女女 / 174
- 鞋癖 / 207

## 散 文 -----

- 走亲戚 / 225

- 那年的高墙 / 232  
然后 / 237  
收水费 / 241  
笑的遗产 / 246  
母亲的看 / 250  
安妮之道 / 252  
四月二十九日 / 255  
人在江湖 / 257  
你好，加藤 / 264  
岁末恒河 / 275  
草原长调 / 282  
万泉河雨季 / 289  
山之想 / 298

## 理 论

---

- 作揖的好处 / 305  
夜行者梦语 / 308  
性而上的迷失 / 315  
世界 / 325  
心想 / 338  
佛魔一念间 / 349  
完美的假定 / 358  
第二级历史 / 369  
熟悉的陌生人 / 382  
人情超级大国 / 394



## 演讲与对话

进步的回退 / 407

符号：文化的游击战或者游乐场 / 412

语言：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双翼 / 427

## 长篇小说

马桥词典（选章） / 447

## 长篇笔记小说

暗示（选章） / 559

附 录

韩少功出版年表

# 短篇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  
（一九五五年）

我把沉沉的一瓶酒递过去，问他会不会开盖子。他正与一块猪脚恋战，牙缝中弹着一截筋，还没腾出口来说话，酒瓶就不见了。

《蓝盖子》

月 兰<sup>①</sup>

长顺家的灾祸，是由四只鸡引起的。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那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在一个叫吴冲的生产队办点。我是刚从中专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子，在机关里属于小字辈，可上头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而那里的很多社员居然也对我这个长官唯唯诺诺。

那个队有十八户人家，大都姓吴，零零星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队上由于前一年受灾减产，穷极了，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存款。临立春，队屋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一两化肥也没买进。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似的老猪婆在呻吟，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粪池里连猪粪也没几担。这样个烂摊子，怎么学大寨学小靳庄？我急得很。

听熟悉农村工作的同事指点说：进队就要抓肥料，有肥就有主动权。我马上召集男女老少，按照工作队的布置，首先批斗了一个富农分子，接下来宣布了工作队的一系列命令：限制私人养猪养鸡数目；立即追还超支借款；封存私人的织机纺车；两个月内不准家粪上自留地；禁止放猪和鸡鸭下田，保护绿肥草籽生长……头几条不算新鲜了，社员们有意见也没吭声，只是对后两条，轰的一声议论开来。尤其是一群正在打鞋底、抱小孩的妇女，冲着我七嘴八舌道：“自留地荒了，你要我们餐餐打盐水汤呵？”“猪不下田还讲得过去，鸡鸭不下田都要退瘦咧！”“如今人都没得吃，把鸡鸭关在坳里只怕拿命去喂它？”“隔山那个县就没得这号搞法，太新鲜了！”……还有些话因方言太重我没听懂，反正吵闹声、请求声和抗议声仿佛要把我淹没。但我没让步，用当地话来说是“捏住一寸不让一分”，逼得他们咕咕啾啾闭了嘴巴。

会后几天，事情还顺利，一切遵令进行。田野一片宁静，村街满是标语，果然气象一新。可是，有次我从大队回来，突然发现田垄里有一些鸡，黄的、黑的、白的，在绿色的草籽田里散步觅食，强有力的鸡爪不时翻拨草籽，尖嘴一啄一啄，样子蛮悠闲。

“哪家的鸡下了田？”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78年《人民文学》，后收入小说集《月兰》等，曾译为俄文。

没有人回应。

我又吼了一声，还是没人回应。

“再不来我就要把鸡抓走啦！”

靠队上猪场边一棵大枫树下的一栋土砖屋里传出一个颤颤抖抖的声音：“哦，是，是，我家的咧！”一个妇女从那屋里闪出来，约莫三十来岁，身子瘦弱，皮肤黑黑的，长辫子，脸相不怎么好看，看着我的时候眼中透出惊慌和畏怯，两只冻得红红的手正在黑色的围兜上急急地擦着。她点头赔笑道：“哦哦，是干部同志，真是，对不起！我刚才在洗猪菜，要我屋里海伢子看住咯几只鸡，莫让它们跑下田，晓得他一阵子耍到哪里去了啰？”说着她慌慌张张跑下田垄，一边“呵咪呵咪”地唤，一边甩土坷垃把鸡群中的四只黄鸡婆往家里赶，还夹着骂那个什么海伢子：“背时鬼！囤心野，只晓得玩！等他爸爸回来，不打他一顿足实的才怪！……”

我不好再批评，便去赶别的鸡去了。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些鸡又出现在草籽田，简直像偷偷摸摸的一些贼，其中也有那四只黄鸡婆。我冲着枫树下那栋土砖屋喊：“喂！鸡又下田啦！——”

又无人回应。

“不来这些鸡就……”我又进行威胁。

“哎呀！”那个不怎么好看的女人又跑出来，脸红得像块红缎子，眼里照例透出惊慌和畏怯，手脚照例很慌乱，嘴里照例在骂自己和海伢子，“……背时鬼！要他老老实实看住鸡，他又不听……呵——咪！等他爸爸回来……呵——咪！……”一边赶一边胆怯地回头瞟了我两眼。

这个女人是谁呢？我进队时间不长，加上开这个会那个会，实际在队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有些人还不认识。但我努力回想着，总算记起了一些关于她的最初印象。记得她来参加过两次妇女会，出工也碰见过她几次。她出工开会都走在前面，只是没有青年妇女那种活泼。开会不发言，也不谈笑，坐在角落里打鞋底，要是火塘上吊壶里的水开了，她不用人吩咐就会主动起来给大家筛茶，当你接茶的时候她总是淡淡一笑，算是打招呼，看样子很贤良很勤快。可其他方面却不怎么积极，有次竟来队上要求把她家纺车上的封条取掉，让她纺两斤纱，我当然没同意。还有几次，她没交批林批孔的批判稿，据说是没文化，而且眼下男人不在家，家务事多，要服侍婆婆，要喂猪……她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这天晚上，政治夜校上课，人还未到齐，我向妇女队长打听她。

“她叫月兰，男人叫吴长顺，两个感情蛮好的。”妇女队长边喂奶边说。

“今晚上学理论，她怎么没来？”

“请假了。她经常脑壳昏，还是月子里害的病，去年又动手术割了个瘤子，可怜哩！”

我没大注意这个月兰。可接下去几天，在下田的鸡鸭中，总有她家的那四只黄鸡婆。这一下我可冒火了。我断定：鸡一定是她存心放下田来的，而她那些话，纯粹是为了哄骗我这个城里人！我决心惩罚她一下，于是便抓住机会，捡石头去打鸡。鸡惊叫着拍打翅膀飞了。我继续追赶，可一切是徒劳，连扔了十几个石头都没打中，只击得几片鸡毛纷纷扬扬地飘落。我追击得眼红了，一失脚滑倒在一丘冬水田里。胶鞋陷入污泥，拔都拔不出，泥巴溅满我的脸和身，逗来几个看牛伢子拍手取笑：“牛跌下坳啰！有牛肉吃啰！……”

这使我又恼火又懊丧：天啦！这该怎么办？我满头大汗忙去向工作队的其他同事请教办法。一个姓杨的瘦个子副队长喷了口烟，哈哈笑道：“你真是书呆子！不晓得放一把农药就索索利利的么？告诉你，对付农民一耍吓，二要蛮，平平和和是斗不倒资本主义的……”

我回来找老队长吴六。

六叔有五十多岁年纪，做田经验丰富，可还有点年轻人的活泼劲，爱说爱笑，爱看连环画看电影，爱讲段《水浒》、《说唐》、《东周列国志》。缺点是不爱政治学习，开会打瞌睡，卷烟时没纸就撕报纸，撕墙上贴的学习心得。眼下，他正在禾坪里歇气，又在撕墙上的批林批孔标语来卷烟。

“六叔……”我皱着眉。

他回头见是我，似乎猛醒道：“哦哦，又不记得了！该死该死！”说完打了自己的手一下，嘿嘿笑起来。

我转入正题：“你去开仓称斤把谷给我，把农药也带出来，我想……”

“农药？”他吧了口烟。

“不放农药，鸡鸭是禁不住的！”

“这……”六叔严肃了，很快又狡黠地眨眨眼，“不太好吧？如今家户都底子空，堂客们买油盐就靠几个鸡蛋，遭孽咧！那鸡婆鸭崽就是她们的油盐罐子，真要闹死几个……哎呀！搞不得！搞不得！”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照你说，那就放任自流？”

他听不懂什么自流不自流，待我解释后才说：“反正没吃没穿不是搞社会主义！讲实在的，我看田里没得禾，让鸡鸭去寻点野食不算犯法！”

“难怪！队干部思想不通，怎么能带动群众？”我顾不得他是长辈，把他批评起来，从大批促大干的原理，讲到坚持制度服从指挥的重要性，足足讲了十几分

钟。

他没吭声，蹲在地下，用两块硬币扯了半天胡须，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反正我吴老六不捧台。你们硬要放就去放！”说完扛起一张犁，冲冲地下了禾坪。

这天，我称了斤谷，拌上剧毒农药一〇五九，散放在屋前垄边。为了避免它被牛误吃，我没把这些谷子放得很散，而是隔几十米一小堆，做上记号，好使放牛伢子辨认。

然而这样搞还是无效。

那天我要民兵排长跟我一起去检查自留地，看是不是有人偷偷用家粪去泼菜，正忙着，几个奉命替我“侦察”的小把戏突然吵吵闹闹来给我把信，说又有鸡下田了。他们还讨好地争着邀功：“是我先看见的！”“是我！”“是我！”……

他们没有说假话。草籽田里，几堆拌有农药的谷子不知被谁用瓦片盖起来了，还有一堆被一个小木盆盖着。看来做这事的人没有胆量把几堆谷子搬掉，但又想鸡鸭下田不被毒死。远处，田里大约有十几只鸡，它们似乎胆怯！远远望着我，转动脑袋，像在商量往哪边逃窜……

我心里暗暗骂：这些农民，太自私自利了！太没点社会主义觉悟了！难怪集体生产搞不好哟！我上前“咔咔”几下踩碎了瓦片，几脚把成堆的谷子踢散开，使它不可能再被盖住，然后又把那个小木盆提到手里。

“盆子是海伢子屋里的！”有个女孩告诉我。

“不管是谁的都要没收！不检讨就不能领盆子回去！”

“哈哈！没收啦！没收啦！”

“要写检讨！贴到大队上去！”

两个光头小孩不知是因为觉得有趣，还是幸灾乐祸，拍手欢呼起来。另外几个稍大点的孩子没有笑，忙去给大人们报信。

当天，吴冲发生了一件震动全队尤其是震动妇女们的大事：月兰由于去大队参加挖山，回来晚了，加上邻舍没来得及给她收鸡，她那四只鸡全部被毒死了！

我知道消息时，已是傍晚。在烧稻草的一派烟气中，远远可见月兰家门前的地坪里熙熙攘攘围了十几个妇女，像在开妇女会。不就是几只鸡么？惊动这么多人，真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一个伤心的哭声从人群中传出来：“……天啦！这是最后四只鸡！海伢子读书，就靠这几个苦命的鸡呵！……我不是想损害集体，我是没法子呀！没法子呀！人都吃不饱，我拿什么喂鸡？没法子呀！……”几位妇女在偷偷地撩起衣角擦眼睛。

我等待月兰骂我，但她没骂。我走上去。

一个壮壮实实、憨憨厚厚的中年男人，捧着头蹲在一边，见到我便站起身。

他黑黑的脸，长长的下巴，不合身的布衫紧紧绷在宽阔的胸膛上，肩头开了花，大概有点近视，所以看人时细眯着眼。

我打量他：“你是吴长顺吧？听说一直在公社建筑队？”

“嗯，那边的事搞完了。”他笑笑，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纸烟递给我。

“谢谢，我不会。”

“哦，”他把烟小心地放回原处，搓着手，半天才结结巴巴讲出几句表欢迎的话，“你……你们干部同志真是太好了！要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你们何事会到我们咯鬼地方来，还自己带钱带粮来，真是……”

我不喜欢客套，马上谈到了鸡的事。

“鸡？”他怔了一下，长脸上掠过一丝苦笑，然后回头呵斥他妻子：“哭什么？还不快进去！”又换上副笑脸冲着我：“这没什么，我那堂客就是死、死脑筋，几只鸡看成她的命！我看……”他费力地挪了挪厚厚的嘴唇，大概想不出新的词句了。

一个平头小孩，大概就是海伢子，跑过来缠住他：“爸爸爸爸，我要上学读书！我要上学读书！”

长顺在小孩头上猛磕了两指头：“闹死！”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这使地坪里更加乱，有人来拉海伢子，有人指责长顺……

我说：“你不要打他，打人不对。能正确认识就好。工作队希望你们家吸取教训，并以这个教训来教育大家。因此，你们要马上写一份检讨，印百把份……”

“检讨？还要印？……”他浑身一颤。

“每个队，大队部，公社，都要贴。至于你堂客娘家那个队，看她态度好不好，不好就也要贴……你今天晚上就写吧。”

“这这……”长顺一把抓住我，歪着头结结巴巴搞了半天才说出，“你你你做点好事吧！我那堂客，她她……经不得风浪。”

“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工作队的命令。”

他双眼紧张地盯着地上一块石头，没有答话，完全呆了。

那位叫月兰的，已经由一位妇女劝进屋里去了。其余的人叹息了几声，也渐渐散开。场上只剩下几个小孩，在研究、拨弄着那四只直挺挺、全身发黑的死鸡。

我明显感到大家在畏惧我，疏远我，不满意我。连平时爱说笑的六叔收工路过这里时，也一反常态，碰到我没说话，只是看看鸡，到塘边洗洗锄头，自言自语道：“好哇！斗资本主义猪！斗资本主义鸡！斗光了，农民就好办啰……”说着说着闷闷地走了。



难道我错了么？细一想，大概没有。我是在大批资本主义，而且我是有言在先才采取强硬措施的，我应该代表工作队硬着头皮顶住！

以后几天，我到县里参加农业技术学习班，没管队上的事，只是偶尔听见两个进县城拖粪的队员说：长顺家这一段过得不蛮安静。据说月兰急得病了两天，而她婆婆还埋怨媳妇丢了全家的面子。海伢子对着妈妈哭闹，半夜还不睡。长顺呢，只知道下力做事，回家则捧头发闷气……我没把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放在心上。

回队那天，第一件事就是听人说：长顺和他堂客刚刚吵了一大架。

我到长顺家。长顺正坐在门槛上，这位巨人蜷缩着身子，踏着双破布鞋，粗大的手掌揪着头发。六叔正背着双手，在一旁狠狠地教训他：“顺伢子你疯了！上屋下屋哪个不讲你们是一对和睦夫妻？你今日发什么牛劲？月妹子哪点对不起你？你是狗咬吕洞宾，无情无义，没天良咧！……”

长顺一直发闷，好久才突然站起来，喷出一口酒气，震天动地大吼一声：“莫讲了！”但看看六叔和我，又慢慢蹲下去。

从旁人的谈话中，大概可以听出事因是这样的：我走之后，工作队杨副队长巡视到这个队，定要查出是哪些人覆盖农药的。由于没有人出面承认，而线索仅有长顺家一个木盆子，于是斗争火力就集中到这一家。要长顺交出检讨还不算，还要每只鸡罚款五元，将来秋收后扣。这一来长顺家更不安宁了。今天，月兰唉声叹气，埋怨长顺人憨口笨，说屋里缺油少盐，海伢子没钱买课本，而他还想不出个办法。不料正巧碰上长顺在邻居家喝了点闷酒回来。他听得心躁，酒性发作，竟第一次在妻子面前发了火，一巴掌打得月兰脸上起了五个红指印，骂道：“你还找老子，哼！不是吃你咯个婆娘的亏，海伢子何得没钱买课本？何得会罚款？”可怜那月兰，起先惊呆了，一个瓷碗咣的一声摔破，委屈地把嘴一抿，忍气吞声，扭头跑出门去。

“你怎么能打人呢？”我批评长顺，“她现在哪里？”

“不知道。”

“那——快去找找吧。净会惹麻烦！”

这天夜里有些星光。蓝色的雾气笼罩着山林。湿润的空气中，有田垄犁破后发出的泥腥味。一条山泉在月下抖动着碎银似的月影。不知什么时候，初春的第一声蛙鸣响了，叫得那么吃力，那么孤单，然而它终于冲破一切响了，给人一种异样而复杂的感觉。

我无心注意夜景，只希望赶快找到月兰，以免搞乱人心，影响明天生产。我又埋怨长顺夫妇，怎么那么狭隘？为点小事就闹得不可开交？可这种埋怨的情绪又经常被另一种情绪冲乱，那是隐约的不安。为什么不安？我还没工夫想清楚。